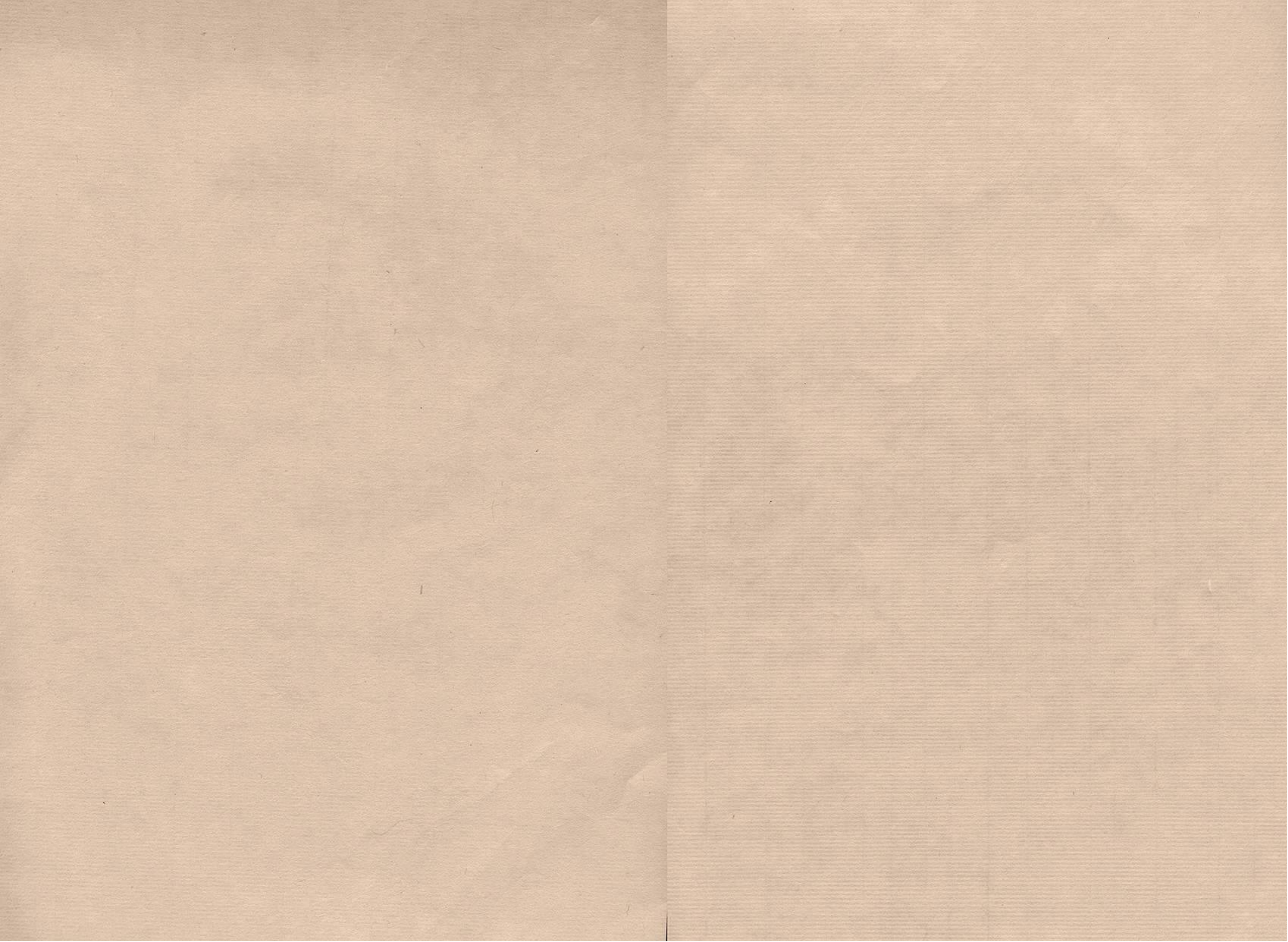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八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  
又徙共城先生年三十來遊于洛葬其  
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  
遁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試將  
作監主簿熙寧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  
呂公誨等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  
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  
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

郎元祐中特賜謚

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  
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  
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  
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  
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  
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  
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人  
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  
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  
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嘗以春  
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

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敬其與人  
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  
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  
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  
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  
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適獨先生之學  
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明道先生  
撰墓誌銘

柯文

一四之一

三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見也先生既受其學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河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乃知先生之爲

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土達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

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得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門人張嶠撰行狀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去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

也

呂氏家  
塾記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爲先生請謚于朝太常  
博士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  
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万  
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  
考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  
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  
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蓋其

自得深矣故其隱居幾三十年室廬纔足  
以蔽風雨漑園耕稼僅足以給朝夕及出  
而接物恂恂樂易無貴賤少長一切以誠  
平居怡然有所甚樂而世莫能窺也常自  
名其居曰安樂而又以爲號蓋古有黔婁  
者死無以歛而謚曰康以爲不苟世之爵  
祿者其富貴有餘與君之學未必同而其  
迹似之矣方朝廷命君以潁州推官嘗辭  
而不聽君以爲辭益堅則名益高而未必  
從也旣受命而以疾辭於吏部則有司之



事耳故迹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則其守

可謂固矣謹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

所守曰節伏請謚曰康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

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斐入洛時先公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斐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康節先生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

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

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

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之

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日見

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

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

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

易學又往質之

以下並聞見錄

康節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

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

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荅以詩  
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爲胷中有所  
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閑安用更名爲願  
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  
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公終不相忘  
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  
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  
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  
景應詔文忠不樂至者二十八人各試論  
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且奏天下尚有遺

材乞今再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  
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  
監主簿不理選限知制誥王介甫繳還辭  
頭曰使邵雍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  
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  
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  
辭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  
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御史中丞  
呂誨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  
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叅知政事素重常

秩故潁州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省  
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  
引疾不起且以詩荅鄉人曰平生不作皺  
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  
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  
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  
苦開陳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  
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  
合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  
至待制 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  
知其爲人矣

康節嘉祐中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  
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  
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  
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  
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  
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  
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  
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爲  
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康節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

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  
去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  
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  
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玆重相知忽  
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公常令二青衣蒼  
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  
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  
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  
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名御不爲  
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

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公雖剛勇遇事詳審  
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  
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  
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  
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  
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  
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  
果叛安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  
矣一日薄暮司馬溫公見康節曰明日僧  
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

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  
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康節曰恨聞  
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  
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  
生以謂弼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  
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  
乃不可乎公驚曰弼未之思也公以康節  
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走亂  
走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

節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仲賢  
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  
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  
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  
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  
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  
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  
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  
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

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  
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  
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  
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  
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

康節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  
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  
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  
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  
有詩去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

公會葬會  
生會醮會

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  
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  
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  
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  
康節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  
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  
行窩故康節沒鄉人挽詩有去春風秋月  
嬉游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  
如此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  
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  
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  
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  
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  
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  
六鷁退飛鸛鵠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瘡瘡之類北人皆  
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伯溫後聞熙

州有唐碑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  
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  
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  
之說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  
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  
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  
年無心腹患

康節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  
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  
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  
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  
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  
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  
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  
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  
此它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  
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  
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

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  
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  
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  
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  
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辨惑云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以見告乎先生舉  
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逕須令寬  
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程氏遺書云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它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  
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云邵堯夫臨  
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  
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願往視之  
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佗氣微不能  
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  
佗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佗盡出外說話佗皆問  
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去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  
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它人觀之便以為怪此  
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  
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  
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它  
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  
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康節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  
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  
豪俊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  
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  
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  
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蕾而知高下  
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  
也章默然慙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  
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  
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之許也童蒙訓  
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  
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

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虚心滌慮然後  
可學此和叔留別詩云圯下每慙呼孺子  
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之觀君自  
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才業尤須惜御名勿輕爲西晉風辨惑。又上蔡語錄云邢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

公名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中慶曆二年進士第歷建州浦城縣主簿台州仙居令知孟州河陽彭州濛陽縣召試充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 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未幾罷諫院兼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出知陳州徙杭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

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

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  
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  
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  
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  
從之學者日益衆

葉祖洽  
撰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  
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  
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  
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  
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

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  
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  
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  
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  
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  
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  
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  
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

行狀

公爲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  
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

仁於其民由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  
可以非禮干吾簿焉時有禁近大臣扶護  
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  
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農時方作雖王  
命尚不可奪之矧以爲私耶乃令僦賃以

役

劉執中撰  
祠堂記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  
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  
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

三  
百  
二  
字

古  
之  
三

三

陳  
中

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  
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  
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

筆  
談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  
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  
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  
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

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  
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  
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  
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  
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  
遮道幾不得出境

行狀

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  
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登臨必與之偕  
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  
人也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

三百一十

八十四之二

四

陳中

入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譔  
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  
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  
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  
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  
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  
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  
懈然後富公益竒之知其自信之篤

行狀

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垂

簾納涼於廳事既而其櫝失官緡錢二萬  
守者以爲辭公不辨出已俸償之物議喧  
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  
櫝者爲之河陽里胥運置酒材破蕩產業  
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  
以百金僦田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  
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耘耨收割也必躬  
涖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  
稼穡之法酒材旣足民胥効之瘠鹵之地  
遂爲膏腴温造故迹復生杭稌矣

祠堂記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  
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  
年以來自宮闈官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  
蓋秉政大臣不爲 陛下愛惜典刑首爲  
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狀行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  
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  
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  
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  
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



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行狀

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漑豐稷歲

饗矣

祠堂記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

三貢八年

八十四之二

六

陳中

校貢舉之制公因奏曰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頤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

行狀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

無不言夫豈知缺鎖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爲右史又歲餘始

掌誥命

呂氏家塾記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多見嘉納

辨

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爲擾

三言八年

八四三

八

陳中

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蚤令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譴所其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脩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亟就職遂復脩注判銓焉

祠堂記

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  
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  
雖號水鄉而其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  
唐相國李長源舊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  
井旣久廢不脩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  
其源流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  
用沛然行

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州民苦之公  
命脩八字溝以湫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  
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

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  
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  
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  
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

狀行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  
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去此事當奏  
但非瑞奏耳但作奏去有此祥異不敢不  
奏以竹箴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  
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韓莊敏遺事

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千篇  
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  
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干朝廷治體州縣  
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  
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  
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  
生材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  
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  
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

凡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彛檢其手書議及  
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  
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  
其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  
可量哉

祠堂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  
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行狀

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  
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  
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

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

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爲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

呂氏家塾記

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

三十九年

十四之二

十一

陳中

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

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事  
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  
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  
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  
性爲本事君以建其忠爲業故雖燕居必  
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  
是以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  
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  
已過喜於爲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  
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  
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  
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  
諫知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爲激訐故  
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 上每嘉納而多

留中

祠堂記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公名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為穎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家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也公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遷晉州和川令司馬公受詔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以親老乞監南康酒詔即其官脩書累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

二百九字

八十四之三

一

余七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

史撰墓碣

公在鉅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

墓碣

皇祐初先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

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  
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  
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作十  
國紀年序

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  
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  
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墓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  
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  
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

強記紀傳之外問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  
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  
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  
不覺心服十國紀  
年序

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  
以爲龜鑑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  
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  
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  
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  
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



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十國紀年序。又墓

碣云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

道原爲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寢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墓碣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受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

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十國紀年序

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嘉平二十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毫

言十事

十四之三

四

卷七

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

十國紀年序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

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茲  
諂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振以多欲不得為剛微  
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  
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  
年序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  
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  
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

三言升三三

一四之三

五

余仁

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  
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

十國紀  
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劉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  
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  
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者道原怒  
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

每談此以為笑

范太史  
遺事

資治通鑑書成劉祕丞已卒先公上奏云怒

於此書功力最多今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亡獨未霑恩伏聞 仁宗朝黃鑑  
預修三朝實訓梅堯臣爲編修唐書官皆  
未及奏書而卒後特官其一子乞依此例  
與恕一子推恩又乞以刊成通鑑賜其家  
朝廷皆從之道原子羲仲有史學能世其  
家先公待之如子姪

范太史遺事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  
第 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  
祐年就除揚州司戶叅軍楚州教授  
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  
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  
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  
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床下

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  
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右  
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幘  
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  
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  
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

王資深撰行狀。又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

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  
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  
衲裘以米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

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

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

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行狀。又

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

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才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

有邪心。又安定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

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

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

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

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

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

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

或不獲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

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

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

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

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

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應舉貢

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

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  
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  
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  
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  
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  
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  
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  
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

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與他日山行  
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  
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  
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行狀

太夫人旣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  
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  
苦枕塊縗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  
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  
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  
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

亦須爲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  
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  
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  
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  
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爲虛競獻粟帛藥  
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  
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  
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  
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  
合今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

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  
以火温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  
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行狀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  
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  
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行狀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  
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  
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



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匣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行狀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行狀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

音九千李

八十四

五

余仁

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

行狀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螿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踈密畚禺捨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

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

狀行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

敗事

狀行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

三百冊字

十四之四

六

余仁

小字不褻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荅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

狀行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爲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

狀行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爲猶之

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  
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

也行狀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

吊祭親治辦如平日滌罌缸貯酒拜而後

遣之安定言行錄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

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

卷之四

十四之四

十

余仁

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

易筮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行狀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

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

曰方 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

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容稱其服吾是

以賢之安定言行錄

十四之五

陳無已

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今見左方

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竒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祕書省爲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

卷之五

十四之五

一

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  
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  
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太守  
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  
日不炊妻子愠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  
於詩禮尤邃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  
學至行或莫之聞也

謝克家撰文集序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爲僕言彭城陳師道履  
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

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二公所以待履常者如此道鄉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

三四五

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

履常者故得一官

蘇內翰荅李薦書曰後山集荅秦少游書云辱書論以章

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倭何以得此豈侯嘗斯之耶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宋〕朱熹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69-4

I. ①五…②三… II. 朱… III. 史料—中國—兩宋時代 IV. K244.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6248號

ISBN 7-5013-2269-4



9 787501 322695 >

書名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全二十八冊)  
著者〔宋〕朱熹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八一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69-4/K·634

定價 九〇〇〇圓

